

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

東莞 陳建輯

秀水 趙元訂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高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援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開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薨謚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蕃諸指揮使令固疆圉○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斯必成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非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全州

爾指揮雲卿等忠義于天苦周七卒以寡敵衆遂擒之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濱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戍戍此朕甚念之○諭西涼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南制戎虜焉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寇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勉勵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西河胡人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時之天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浚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都剌開存一傳遣王宣室武定侯皇明從信錄 卷十 二 郭英曰遼東軍務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遼東營諸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屬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窺且悉承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困窮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遊逸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為婚姻誘合諸酋詳為不道朝廷諭宗壽捕茂延緩慢命故與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三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庭宴齊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

賜緡鈔預為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

謹願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殺張瑄勇而事不遂瑄妻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行師授任奉詔即行不少顧家隔敵果敢至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兩陣夾機在智識誠速何泥古為求益勝安有百餘暮年肯宜立功聖賢府公事正雲父老及孤寡無告者予五人再立功聖賢府公事正雲南卒贈信世子親太原護衛鎮撫使早卒禮部府同知任五開卒女妃晉王再子成初優給承永元年卒子文翰文翰子傑皆病廢不得嗣子倫倫子紹宗弘治

中得為南錦衣指揮使續封靈璧侯嘉靖十四年卒于伯賢嗣王孫亂動居丹徒累奉元手巡撫周旋其尤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繼宗宋史見利還陞指揮僉事充參將延緩虜寇邊遇害亂動不忘敏捷知兵善談論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

○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考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

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四

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宮內使等官品職○免五府限詔曰朕二十八歲度江二十九

歲入建業廟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

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

內寧謐令朕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

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

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定是以恩威

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閭閻既多

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

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

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

友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

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

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漆之徒且羣

雄之強盛詭譎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五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

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願

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

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賞首尾六年凡七騰

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聖訓不可及業正在此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嘗舞文

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

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

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

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侔于無窮矣嗚呼

其敬成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次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編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

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

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控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當法以後

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剗劓閹割

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

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

時劾奏將犯人交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六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

國患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

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

西非邊境密邇累世戰攻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聖祖撫重兵刑之嚴焉治內

承外之要焉見聖祖撫重兵刑之嚴焉治內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王君祿郡王子

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一郡王孫授輔

國將軍食祿八百石一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

國中尉食祿四百石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 六世孫以下

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 親王女曰郡

主食祿八百石 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 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

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 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獻常賦不

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文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

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千百年當

益厚廟堂之慮而不可無受通之術矣

王世貞曰賦趾振振益縣日增股之孫子其麗不傳雖

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計禁一城祿請不給仕宦

承紀農商莫通于是得王而不知南面之輸支于更趨齊

民之慕司農宗伯授禪矣困而無所措手適有請減歲

祿者有限官勝者甚而有限支之徒損天子

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為海內大省已有五

六其得封皆獨河南山東山西河廣陝西江西而已蜀

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七

足以開朱邸其也若閩若廣若漢若貴若蜀之重順浙
之東南諸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
者分徙而居之官為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從非大國
則其民勞矣所徙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
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
奉歲祿不限城野村舍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林
者皆四民之業以自給年十六以上始予本品服優之
儀資自畿國以上以品為官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
素民而不絕其仕跡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
問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
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含置弗觀
悉也是議大足扶而當事者每牽回干因循積困頗
其咎

冬十月冊馬氏為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

世缺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

江南巖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允公等餘悉撫

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

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上以子孫蕃眾命各處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

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

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

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

簡靜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

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八

警惕○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

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

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

業朕恐未然何速言至治○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

○選才閭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幹為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長布政

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瑄擢戶

之一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鮮王李

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詔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彬桂蠻平之命濟常州武進縣
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
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城遇哈刺兀復

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
吏部以次擢用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九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五遺之
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
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

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
事于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

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

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慶賀謝恩表箋成

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

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革中原鼎沸人不
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勳勞歸至天下既

定論功行賞度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蒙承享富貴朕思
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

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晦皇曾孫文燦生太孫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

兄姦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墓等第及食
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

信爲侍讀編修戴冕爲侍講諭之曰官朝待者難以論思
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

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郾李絳之策在翰林皆能
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

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克總兵官胡復南將軍印率
貴州都司軍馬往勦水西不納粮差登表十二月攻破濶

水尅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懼服。

被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子永美。方封侯者。惟宋晟。顯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一

軍馬提調屯田。○頒為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并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儀禮司為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義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

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純善馬寶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臨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蓋怒謂其胡

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臨及司憲為藍黨。餘皆胡

黨。戴義不與焉。詔有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

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凌洞蠻林寬作亂。聚

攻龍里。守御千戶吳得鎮撫并乎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

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

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

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一

再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子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吳

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

事。予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

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

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

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

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勅晉燕代遼寧各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詞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旨降為博士，事復學士。易儲事竟竣，又考文皇帝封建諸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泰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三奸慝，而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邇運錄所謂殺運德不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

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

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已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三

擾藩閩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王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安其福。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

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勅楚王湘王

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軍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

掌造內府全銀器用。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

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

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

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干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

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

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四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令凡遇婚姻嫁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調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

春為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

貫，貴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績績

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

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唐父兄之庶。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六興之時。朕潛艸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淹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眾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五

皇天眷命安得 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夢。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 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為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薨。諡曰恭。○齊泰為兵部尚書。

按泰深木人。初名德洪。武丁鄉。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上改賜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臨于天樞。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心。家。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當被召。問。選。將。姓。名。泰。歷。數。無遺。久。欲。帝。詔。國。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善。惡。自。足。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勅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緝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賈哈刺。原此土家也。初王師克定。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土木瓦寨。其地峻險。皇明從信錄 卷十 十六

官軍不得進。至是凱用計執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關平備虜。○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泰。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大祖。藥餌。無不。應。凡。雨。即。免。元。禮。朝。太。祖。崩。太。孫。即。位。詔。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遂。間。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永。開。太。孫。遣。太。祖。諡。哭。問。勞。元。禮。前。王。題。仁。義。字。大。禮。莊。王。靖。王。獨。贊。詠。賜。元。禮。或。曰。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丙寅 文皇患疾韓公懋治又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日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連也言泰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辛 太祖怒連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言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命償一劑而愈有紀者燒酒腹痛治之愈日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實者矣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賈拜師事我我與方書實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入冊案上實袖去元禮歸驚笑曰失寶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爰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忘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

皇明從信錄 卷十

敬然錄 卷十

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攸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莫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惟此令從事

皇明王際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羣雄多淫酒肆傲自驕為誇 帝獨克已下人窮求後陳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于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聞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慶盛暑不嘗少變體或不豫亦不替元有陳論無間卑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終夕不安寢思弭患之宜節于自奉非妄羣臣不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威躬

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詞協典謨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于禮臣乘主變一號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食祿貧弱語及疎穢舉難每為涕泣若凡百姓棄官僚貪道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勤為治節儉罷用陶瓦鳴呼其

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壞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學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固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鄭曉曰 帝本天縱之資博通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恣為殘虐天下大亂惻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盪除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溫濟房完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與舉廢隆定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壺之政嚴宣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

皇明從信錄 卷十

敬然錄 卷十

晉祇祇推曆數審法度諳兵戎斥後魔絕逸幸却異味清前瑞瑞撫四夷恩威淡洽洽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暇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後出入省視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紙授詞混混于言皆淳厚高簡簡達物情咸論臣下動履經史詞混混于言皆淳厚高簡簡達物情咸論有戒書法萬世至于罷黜任體亡國尊高年與孝定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黷摧奸佞佑善良寬仁愛人事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

廣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賦隳懷印未煖即逮之去非遠或則門諱具有異政者不決而已位未紫矣以故居職端端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奉榮祿由中近外百職羣奉龍飛紀略載云 帝嚴于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陳劾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衙前陳訴官職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千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

日皮塲廟于公座傍各置一剥皮貫
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明法嚴密善無微而不錄
惡無微而不諱有爲老人怕做人村許爲癡愚不識字
以冀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爲御
史慮事累及許以它尸作已名而踪跡相埋而潛過去
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剛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以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暎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
典歸太倉興福寺嘗託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
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若多少驚
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吃多少虧天下士大夫
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少虧天下士大夫
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
飲食衣服宮室車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周幹得幾許
好事來至頭來全無一毫辜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
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
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朝廷則確論
也省之能無愧乎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九

論曰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皇皇高祖
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附驥不知所向戰
克攻取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
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定兩浙三征而閩海平從朔
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兩粵遂取秦晉舉燕趙朔
漠掃清關隴底定南蠻北狄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
望風奉朔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一新自郊廟以
托正位之後孜孜圖治網舉目張文物一新自郊廟以
及諸神之配禮文咸秩有赫其歸則大本定矣東建諸王列封
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東建諸王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適郡府悉皆設衛
有事則詔大帥佩將印執旋則上章緩歸士卒而軍
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申禁令嚴實
効尤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失
所棄黜之徒刑不少貸而冠服有別有制則民志
定矣官中不敢預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致恃寵以
病民闔寺之類惟給納除則亦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勵
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滄岳之封刻積歲之弊其經綸大
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庸同
之序大明曆日有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得運全

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
有統其善言聖治而揚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太祖崩于西宮太孫被髮哭踊哀動
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徹金縢遺制前朝後殿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人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榻于西直
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太祖
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
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
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二十

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
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
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
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
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謹稱太孫奉太祖靈與后父呂
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天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
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
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眾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庶冕。星明從信錄

卷十

主

席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啟運峻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

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皇太后太常卿

門金川時遣人還太后至還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

宮火起依魯王兄遷居焉亡何還居太子度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詳朝野編

朱鷺曰。蓋世取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是失局也。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為多矣。四

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勛。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下之佐。佐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一何擾也。傳曰。葉廷不謂。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于多牧。祿廢于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釋驛。則太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時政畢竟非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嘗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學。選入禁廡。書諸授戶部主事。有劉郎陰人鄉黨。避太學。選入禁廡。書諸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為忠。欲昭之。太祖并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逾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受顧命輔。皇太孫。

卷十

主

星明從信錄 時諸王皆尊嫡。雖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露詔中。諸王不覺。謂此齊尚書。陳問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雖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縱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顛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由。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遣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僱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衛良賞。是冬。母郭卒。承重徵父老。走京乞留。屢疏終不許。危瀕流都。即葬郭徽之。壯山。時哭墓下。徵人名為太字。山復姓陳。除其第。彥回成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同郡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得其本者尤難如子房之有高祖能用其才者固難能自得其本者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高祖察其可行而後盡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實證之千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見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皆相違千載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所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為國子監博士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為薦徵為右贊善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情民疾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誣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關心訓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主

化不忍辭夷其人雖童孺嬰豎皆知何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寵賜書額老堂三字及綽兒王鳴各一倫上表稱謝紳先翰林待制紳之子也紳使雲南為元尊梁王所殺紳甫三與兄縱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木幾絕食紳執焚哭喪中綜理生業而紳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歸廉一見痛父遺骸未返丘墓白其情王聞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真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時寒義居吏部與時浮沉紳以書責之

廢周王橐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隆即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閻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為護衛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微處之要自有道太上然錯之實證之宋建王父軀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辭未可過也則周王已事第不敵就就孤憤干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逼一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雄雞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夫抵齊黃計躍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悞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為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所謂朝天女戶也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主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行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菴僧政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嘗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憶當年來戰血乾烟花猶

自半湖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
朝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
青眼倦看其黨宗跡見其插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
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游舉道衍往燕住
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
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曾即開禁出太平錢
五啓王自祝連櫛之說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帝
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笑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
言輒合因薦相衛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
遇珙珙相之曰寧馨朕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
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
負王亦聞其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與飲
于酒珙王易服雜諸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
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
舍世傳二語云旌宰相干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
家謂此也王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
時或誤爾汝王前王弗之責
地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藥衣束帶歸省親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三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五年不
歸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諸忠君先士是
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
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列賜歸省士林相矜以爲太
平盛事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統爲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
政謫雲南上召入與修高廟實錄○張統富平人
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
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義經費程度悉統裁定義民
乎從遠邇莫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勳
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任今五
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惟新皆由誠信相孚
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
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
書滇人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窮求隱逸日就闕下悉

委統試就識鑒精明振抑投淹量
才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
慕之至是廷臣以各儒薦官授教職明年三十六未仕
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書張
統泰士奇第一除青旂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命何福爲征虜將軍

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

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三

○樊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
幸四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因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克征南將軍師
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
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
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
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解
縉爲河州衛吏先是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
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切來

日九無改題

遂謫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

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

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

日昃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

疲于伺候，職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

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

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

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為北平左布政使，以

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

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父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

皇明從信錄 卷十 无

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

邊報非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成開，其燕府護衛

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

無益也。帝領之，乃擢用昂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謂以德

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鈍為戶部尚書，召

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為工部尚書，賁福為右侍郎。

十二月辛丑朔，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

○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

御史。○以流入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

史。

御史。○以流入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為副都御

史。

按有年，廬陵人，徙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學行著

聞，辭官養母，忤旨謫通州，讀書不憚，得儀經十八篇于

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上起有年，使中韓宜可初為

山西布政使，謫雲南，召入，力言諸藩當從寬大，密加防

範，勿遽誅，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

為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

小大之獄，務從寬宥，獨賦稅本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

下田租之半。○詔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皇明從信錄 卷十 三十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

東莞 陳建輯

秀水 陳元訂

已卯建文元年舊為洪武三十二年永樂初革舊曆中復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上御

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已卯出舍皇邸尚

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烏登大祀殿秉圭奠瓚

興俯拜跪如禮味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

郊祀頌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

智諸闕里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大廖昇翰林侍講高異志翰林侍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一

廖昇翰林侍講高異志翰林侍

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

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宅郎甸

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

按廖昇襄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

友善有吏才明達負氣書請難事多諒實關非兵渡龍

潭遂與家人獨訣自經死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人

足人姓介富經術自蜀徵入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

郎四年死難臨刑有兩問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

鄉之句父後初母報各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諱成王

德中御史趙相立祠祀之其弟胡子義以荅辟起厯金

經秀才歷泰周晉長史謫馬龍宅郎甸從一僕赴官傳

單騎入百夷論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修實錄陞翰林

學士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求至金都御史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燕王使

誠奏事京師使覲朝廷所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

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獻左僉都

御史景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顯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微執

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微面方五大身短氣凌張易而方

皇明從信錄

卷十一

骨相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獻長與侯長子嘗率

兵攻永平革命日論死景倩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

七年進士性意調饒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私書約一旨

還故負其約其人遠謫之國師倩說曰某私書約一旨

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出倩特還之曰吾以

子珍秘大甚故相戲耳又倩起舉時淳化一女為妖所

憑倩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倩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

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上即位擢都御史

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練諸人盡死而倩獨委蛇侍

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

座甚急文皇因疑等又見獨緋衣遂殺之得所帶劍